



# 占据一席：向空军协调官放权

## A Seat at the Table: Beyond the Air Component Coordination Element

迈克·豪斯杰，美国空军中将（Lt Gen Mike Hostage, USAF）

我当然知道 [这些炸弹] 往哪儿砸，往该砸的地方砸。去问乔治·肯尼就清楚了。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1943年1月20日

作战行动的规划和实施，需要所有层级之间，尤其是高级将领之间，保持信任和协调。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上将显然对肯尼中将信任有加。两位将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是两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下属参谋班子之间频繁交流、有效沟通、发挥资源、明确职权的结果。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挥师夺岛，一路开过太平洋，肯尼将军也带领自己的指挥部连同作战部队和资源紧随其后，指挥空中力量投入作战。<sup>1</sup> 在通信能力和讯息交流还受制于地理距离的时代，指挥部随战场形势发展而迁移至为关键。

虽然现代技术改进了通信能力以及空中力量的指挥与控制，大幅度降低了指挥官之间互相靠近的需要，但是有得必有失。我们现在的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堪称一流，依靠现代化通信能力，我们的空军将士能够充分发挥空中力量与生俱来的灵活、高速、远程和机动属性。但是，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缺乏便携性，无法允许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与每一个地面指挥官同处一棚运筹用兵；毕竟当面交流和机器交流不可兼得，重复设置的成本远远大于效益。再者，空中统一指挥官需要统领整个战区空中力量的指挥与控制，需要同时顾及多个联合作战区域，不可能与每一个地面指挥官并肩作战。有此

缺憾，联合作战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少受到阻碍。

空军意识到这种断离，在2003年主导设立了空军协调官岗位，试图解决无法靠近协商的问题。具体做法是把一名空军高级军官派到联合部队司令官指挥部，在从作战规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中表述空军的观点，推动空军作战融入地面作战。但是依我自2003年以来的观察，设立空军协调官的做法仍有缺陷。

实践表明，仅做好联络和协调尚不能完全满足联合部队司令官的需要。要实现空地之间全面融合，除了解决互相靠近问题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空军协调官需要足够数量的参谋人员来与所有层面融合交流，需要对分配到联合作战区域的部队负起责任，需要有必要的职权来回应联合部队司令官的需求。我给了他需要的这一切。

这种方式并不新奇，太平洋战场中的麦克阿瑟和肯尼将军之间，以及1944年盟军在法国挥师南下期间巴顿上将和他的航空兵高级将领魏伦德少将之间，都培养了这种成功的关系。<sup>2</sup> 在此两例中，空军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有关的作战资源，运用适当的权限，支持他的地面司令官。

为了把空中力量更好地纳入地面部队的机动计划，我在 2009 年口述命令，将适当权限授予驻阿富汗联盟部队和驻伊拉克联盟部队的空军协调官。<sup>3</sup> 具体而言，我把美国空军中央指挥的部队在各作战区域中的有限作战控制权和全面行政控制权下放给这两名空军协调官。<sup>4</sup>

虽然空军中央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保留对全战区空中资源的战术控制权，空军协调官有权组织部队，推荐行动方案，并对属下空军远征联队提供权威指导。<sup>5</sup> 空军协调官还保证其为生成空中任务命令所提供的信息能满足作战实施或规划的需要。通过随时与后方的空军参谋部及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沟通，空军协调官能够完成这些作战任务，而无需在身边设置一大批前进基地参谋和全套指挥与控制班子。

为了保持灵活并优化管理整个中央司令部管辖战区的空中力量，我向在前线的每一位空军协调官发送了一个命令修正令，说明司令官的意图和使命型命令，划清空军协调官的职权范围。职权划分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作为联盟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拥有为满足战区级或跨联合作战区作战要求而重新调配作战资源的独占权限。

除此方式之外，我还建议了另一种替代做法，这就是在前方设置一个空中统一副指挥官。对空军中央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而言，这样做就意味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甚至更多地方各设一名负责具体区域的空中统一指挥官。这种做法比较适宜小型作战行动、单一目的的作战使命（例如人道救援或非作战撤离），或者两场大型作战行动同时展开却相隔太远而无法互相调配作战资产的情况。前两种情况一般不需要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对空中行动实施指挥与控制；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两场重大作战同时展开，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可能应接不暇，难以同时对两场作战提供充分的指挥与控制。

鉴于中央司令部空军指挥部需要在联合作战区之间调配空中资产，最大程度使用有限的空运、空中加油及情报监侦资产，从伊阿战区分出资源去同时满足其他战区要求，以及利用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全部力量，这种种需要使我们不可能把空中统一正指挥官设到前线。我并不相信，如果把空中统一正指挥官设到前线，反而会阻碍他从全战区视角运筹作战。空军的全战区视角为空军所独有，它更为宽广，空军正是立足这种视角对联合作战的规划和实施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

从去年开始，我越来越相信，把权限下放给空军协调官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效果显著），我现在正在重新调整职权分配模式，推动空军的作战准则、教育和训练向这个方向改进以形成制度。我的意图，一如我对全战区、尤其是对空军协调官所强调的那样，是保证地面指挥官取得成功。我已经从这项改革中看到了积极的成果，我们的空军协调官已经参与参谋班子的作战构思和商讨，更深入融合到作战规划过程之中，从而确保空军对作战提供真正一流的空中支援。

空军在联合作战司令官组织、规划和实施作战行动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占据一席，坐在这个席位的人需要开展有意义的日常交流、需要有调配资源的权限，才能发挥此席位的作用。要保持有意义的交流并提高作战计划的执行效果，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职权授与空军协调官。我认为空军的作战准则必须跟上形势，纳入这种方式。我期待着就这个问题在今后的作战准则讨论中开展对话。♣

## 注释:

1. 在战争期间, 肯尼将其指挥部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前移到新几内亚, 再移到菲律宾。
2. Carlo D' Este, Patton: A Genius for War [ 战争天才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637; 和 Gen O. P. Weyla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by Dr. James C. Hasdorff and Brig Gen Noel F. Parrish [James C. Hasdorff 博士和 Noel F. Parrish 少将的历史对话 ], 19 November 1974, K239.0512-813, US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Maxwell AFB, AL. Weyland 和 Patton 之间的指挥关系与当今采用的支援—受援结构并无不同。Weyland 的指挥链实际上是经由第九空军将领 (先为 Lewis Brereton 少将, 后为 Hoyt S. Vandenberg 少将) 连接到盟军空中远征部队司令 Trafford Leigh-Mallory 空军元帅。
3. 我最近把 ACCE-A (阿富汗联盟部队空军协调官) 改名为 9 AETF-A (第九空军远征特遣部队空军阿富汗协调官), 并准备不久也将 ACCE-I 改名为 9 AETF-I, “I” 代表伊拉克。
4. 空军中央司令官作为战区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和空军本军种指挥官, 可以根据战区全局需要把授予的职权重新收回, 以确保对某具体联合作战区域的职权调整不会影响到整个战区或此区域以外的其它区域。
5. 战术控制是“在作战区域内为完成使命或任务而对部队运动或机动所实施的详细指示和控制。”战术控制是战役控制的内在组成部分。见 Joint Publication 1-02 [ 联合作战准则 JP1-02 ],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31 July 2010), 457. 在此情况下, 战区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通过空天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保持战术控制权并对整个战区空中作战实施控制。



迈克·豪斯杰, 美国空军中将 (Lt Gen Mike Hostage, USAF), 杜克大学机械工程学士, 现任驻西南亚的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官。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空中统一指挥官, 他负责制定应急计划并实施覆盖二十个国家的中亚和西南亚责任区内的空中作战。豪斯杰中将 1977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并获授军官衔, 1979 年以优秀资格毕业于飞行员训练学校。他曾担任空军参谋长助理、空军部长高级军事助理、联合参谋部政治军事计划官, 及联合部队司令部需求与整合处处长。他也曾担任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航空航天与信息作战处处长和规划与项目主任, 以及空中作战司令部助理作战主任。他曾指挥过战斗机中队、作战大队及三个联队。担任现职以前, 他是驻夏威夷希卡姆空军基地的太平洋空军副司令。豪斯杰中将是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参谋学院、空军战争学院和空军战斗机武器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拥有超过 4,000 飞行小时的指挥飞行员, 包括在“沙漠盾牌”、“沙漠风暴”、“南方守望”、“伊拉克自由”、“持久自由”和“新曙光”等作战行动中 600 余小时的战斗飞行。

Aim High ... Fly-Fight-Win  
——USAF New Motto

志向高远……飞行—战斗—必胜  
——美国空军新军训

## 6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 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